

■图片故事

56年前， 习仲勋为北钞职工工作报告

□梁建 文图

1958年5月，党的八届二中全会确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作为党和国家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习仲勋等按照中央部署，分头下到基层，进行党的八届二中全会精神的宣讲。当时的北钞，是北京市工业系统为数不多的大企业。当时的重要任务就是积极响应这一号召，把思想认识统一到建设社会主义新高潮上来，鼓起广大职工的干劲和热情。按北京市委的统一部署，习仲勋被安排对北钞做一次专题政治辅导，同时，调研、解决基层实际工作中出现的问题。

1958年6月30日下午五点，习仲勋同志直接由司机送到国营五四一厂大礼堂门口，车送完后就开走了，没有带秘书和随行人员。只见他身穿一件普通的白色短袖汗衫，笑容可掬，十分随和。此时，职工同志们已经陆续走进能够容纳近2000人的大礼堂内。而就在此前一天上午，也是在这里，国营五四一厂刚刚举行了隆重盛大的建厂五十周年庆典活动。此刻，庆典的余温还在，大家又聚在这里兴致勃勃地等待着聆听习仲勋同志的政治报告。

下午五点多钟，习仲勋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登上报告席，向大家热情地挥手致意。主席台的布置十分简单，前面是铺着白布的报告桌，后侧左右两边各码放着一溜桌椅，供陪同的企业各位领导就座。主持人向大家隆重介绍了习仲勋并宣布报告会开

始。在长达两个半小时的报告中，习仲勋主要讲了包括社会主义建设新高潮、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等内容，讲话当中不时阐发出来的许多重要观点和认识在时隔56年后的今天看来仍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和实实在在的指导作用。

习仲勋的报告多次被职工们的掌声所打断，给北钞职工留下了美好印象和深刻记忆，北钞职工深切感受到了在习仲勋身上所体现出来的那种实事求是、朴素清廉的工作作风和和蔼可亲的人格魅力。

实事求是、深入调查的工作作风。习仲勋为作好这次报告进行了精心准备。为使报告更具针对性，他特地请五四一厂党委提前将工厂近期工作情况拿一个简要说明。拿到材料以后，习仲勋仔细阅读，认真思考。汇报材料中提到的许多事例都被他用在了报告之中。

朴素清廉、轻车简从的工作作风。习仲勋来到五四一厂作报告，没带秘书、没带警卫，是只身一人前往，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轻车简从。在国营五四一厂礼堂门口，他和厂领导班子成员互相寒暄，像一家人一样聊着家常。报告会当中，他始终是站着和大家交流。报告会结束，习仲勋饭也没吃就回去了。临别时，只是接受了厂里赠送的一个精美的专为五十年庆典印制的带有毛泽东雕刻凹印头像的《凹印雕刻画册》作为纪念。



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人格魅力。习仲勋在报告会一开始，就对在场全体员工说：大家要我作一次报告。时间很早了，今天来讲也不一定对大家有什么帮助，反而怕浪费大家时间。你们大家听吧，有意思就甭说了，没有意思尽可以批评。亲切的话语一下子就拉近了他与大家的距离。还有，他对那些不下基层、整天呆在办公室里喝茶聊天的干

部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像相公一样，很幽默、很风趣，大家就感到很贴近、很准确。两个多小时的报告很快就过去了。但是，历史没有忘记，北钞没有忘记。历史将这一刻永久地定格在了北钞发展的一个重要节点上，北钞人将这一刻永久地保留在了奋进拼搏的动力簿上，北钞悠久的历史也因此而变得更加丰富和厚重。

■青春岁月

父亲是京城玉器行老手艺人

□马成年 口述 何昊 整理



我的父亲马鸿龙，出生于1892年2月，自幼在玉器“作坊”里学徒，学得一手雕琢玉器的好手艺。他有两手绝活，一是看料，仅凭眼力就能看出一块石料里有没有翡翠绿，并能判断出这块料适合做摆件，还是做人物造型；二是开脸儿，他能把人物的脸部雕琢的端庄细腻，而且能根据人物身份和性格，雕琢出喜形于色、悲愤填膺、富态慈祥等各种相貌和精神状态。

“玉不琢，不成器”，雕琢玉器很吃功夫。我小时候，常见父亲坐在工作台高凳上，双脚蹬踏下面飞速旋转的砂轮，手捧吊在房梁上的玉石料，沾着下面水盆里的金刚沙，反复加工，精心打磨，少则几个月，多则几年，才能做出一件栩栩如生、精美华丽的玉器艺术品。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正是他年富力强、精力旺盛的时候，日本鬼子的侵略，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使京城古玩玉器行业受到严重冲击，店铺纷纷倒闭，传统手工业一片萧条，他空有两手技术过人的手艺，却找不到施展自己才能之所，最终沦落为卖“苦力”的贫民，靠给人家“拉脚”

谋生。他架着排子车，十二三岁的我拉套，我们爷儿俩无论大兴的西红门，还是丰台的大小井，不管路多远、装载有多重，也不管严寒酷暑，都得按时给人家运货。有一次，我们拉货回来晚了，赶到广安门时城门已关，我们爷儿俩只能露宿在城墙根下。

解放后，在人民政府大力扶持下，父亲苦尽甘来，重操旧业，和几位雕琢玉器的老艺人雄心勃勃，办起了牛街人民公社玉器厂。几位老爷子虽然年事已高，却老当益壮，不但亲自上合干活儿，还给青年徒工传授技艺，使这门传统的手工艺迅速得以恢复，一件件美不胜收的作品或摆上店铺柜台，或出口国外换取外汇。

这张老照片就是该厂成立4周年时（1963年3月）照的（二排右三是我父亲），距今已有半个世纪时光。谁料想，3年后，老人家因患脑溢血竟永远离开了他一生热爱的手艺。

48年过去了，我再次看见这张老照片，就想起父亲解放前的穷困潦倒，解放后的浴火重生，他把手艺献给人民，他是一位知恩图报的老手艺人。

■午报情缘



午报帮我“圆梦”

□马仲清 文/图

我与《劳动午报》相识，已经有十几年了。

在我家的书柜中，有十几本集报册，里面有《劳动午报》刊载的作品；翻看集报册，能勾起许多美好的记忆。

2002年，我在朝阳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信访咨询接待室工作时，午休时间我在传达室看到了《劳动午报》，我被午报的“民情、民意、民生”版、“文苑雅舍”等版面及《茶周刊》、《弈周刊》的内容所吸引。从此，我坚持每天都要看午报。看得多了，我也开始动起笔来。2002年4月17日，午报刊登了我写的《上路不能顾自己》短文，以后又陆续刊登了《南下坡的叫卖声》、《马泰墓前悠扬评剧声》等文章。

2004年11月，在单位领导的支持下，我印制了“资料汇编”一书，书中收录了121篇稿件，其中34篇是《劳动午报》刊登过的短文。这本书印了300本，分发给单位职工。

今年9月3日，在朝阳区政协文史工作会上，北京晚报原副总编辑李凤祥老师跟我说：“我在午报上常看到你的大作。”李老师的鼓励令我感动。在与午报的接触中，我知道了李更义、张展、乔健、卢继延等编辑，他们的能力和水平，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多年来，午报刊登了我130余篇文章。

2010年10月，我自费出版了《朝外南下坡》一书，午报刊登的文章占书中三分之一；2013年3月，我又出版了《朝外南下坡（二）》一书，午报的老编辑张展先生写的序言。昔日南下坡地区没有什么文字资料，如今有了文字资料。出书圆了南下坡人的梦，午报帮助我们圆了梦。

我认为，一个人的生，有幸结识一种带来快乐的良师益友的报纸，是很幸运的事；有幸结识几位“君子之交淡如水”的编辑，更是幸福的事。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本版邮箱:ldwbgh@126.com
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